



保尔与维吉妮

〔法〕贝纳丹·德·圣比埃尔著

法国婚恋小说十种

5.4

1

(京)新登字002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保尔与维吉妮/(法)圣比埃尔(Saint-Pierre,B.de)
著;李恒基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4.1

(法国婚恋小说十种)

书名原文:Paul et Virginie

ISBN 7-02-001744-4

I.保…

II.①圣…②李…

III.①中篇小说-法国-近代②婚恋小说-法国-近代

IV.I565.44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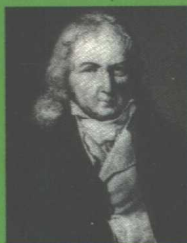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757×960 1/32 9.75印张 2插页 70千字

1994年2月北京第1版 1994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10,000

定价 2.65 元



让·弗朗索瓦·德·圣比埃尔 (1737—1814)，少年时是个流浪儿，后来成为土木工程师。为了谋求职业，他曾到过荷兰、俄国、波兰和法兰西岛。一七七一年回到法国后与晚年的卢梭结识，成为卢梭的朋友。这时，他开始以他在国外游历的见闻为素材进行写作，先后出版了《法兰西岛游记》(1773)和《大自然研究》(1784)，给他带来了声誉。一七八七年他的小说《保尔与维吉妮》出版，轰动一时，成为法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畅销书之一。

Bernadin de Saint-Pierre
Paul et Virginie

在法兰西岛^① 路易港后面那座高山的东麓，有一片已经荒芜的田园，两间如今变成废墟的小屋，几乎正好坐落在盆地的中坡；盆地四周是壁立的悬崖，只有一个山口曲折向北拐去。左首遥遥可见的那座山峰名叫“发现峰”，从峰顶可向驶近的船只发出信号，山下有座城市名叫路易港；右首有一条从路易港通往柚林区的道路，路那边一片大平川的当中，耸立着一座也以柚林为名的教堂，教堂四周竹林夹道，过了平川是一片森林，一直绵延到海岛的尽头。往前看去，海岸线以及“坟场湾”历历在目；靠右面一点有个尖角叫“苦命角”，往外便是汪洋大海了；海上浮着几个无人居住的孤岛，其中一个岛名叫“火力点”，活像一座兀立在碧波间的要塞。

在景物如此繁多的地方，西响着从近处林里传来的呼呼风声和远处浪拍礁滩的哗啦声，可在那两间小屋跟前却万籁俱寂。只从崖脚一直延续到云雾回萦的崖顶。高耸入云的峰尖引来的场场山雨，常常在翠绿和棕红两色斑驳的崖壁抹上一层绚丽的虹

① 现名毛里求斯，于一九六八年独立，成立毛里求斯共和国，首都即在地路易港。该岛于一七一五年被法国占领，辟为殖民地，更名为法兰西岛。一八一四年起为英军占领，直至该岛独立。

彩；雨水在崖下汇注成清涧，一潭潭清涧又聚成小河，这便是那蒲葵河。在这被山崖隔断的山沟里，真是万物恬适，风吹得那么轻柔，水流得那么徐缓，连阳光都格外温和，到处都静悄悄的，只有高处那些不停地在风中摆动着长箭般枝叶的槟榔树，在隐约地低声细语。山谷里光线柔和，只有中午才见得到太阳；可是崖顶上，一大早就曙光灿然了，那时崖下虽然夜犹未央，崖上那一座座兀立的峰尖，却都已金碧辉煌地衬映着蔚蓝晴空了。

我爱上这里来；在这里既能领略到无限的风光，又可安享远隔俗尘的闲静。有一天，我正坐在小屋跟前，细细打量这片废墟，忽有一位长者从附近走过。他一身当地居民的老式打扮，穿着齐腰的短褂和齐膝的短裤，拄着乌木拐杖，光着脚板踽踽独行。他满头白发，神态既高贵又朴实。我恭恭敬敬地向他致意。他还了礼，又把我端详了一番，然后过来坐到我所在的小土墩上休息。承他如此不见外，我深受感动，有意与他攀谈：“老丈，”我问道，“您能告诉我这两间小屋早先是谁家的吗？”他回答说：“孩子，你是问这两间小屋和这片荒芜的园地吗？大约二十年前，有两家人曾在这里安居和耕作，总算过上了称心的日子。他们的故事说起来很感人；可是，咱们这个地方正处在去印度的中途，又是个荒岛，有哪位欧洲人会关心这几个无名百姓的命运呢？这里纵然能过上称心的日子，却又有谁自甘清贫，愿意来过这种默默无闻的生活呢？世人都只想听听那些其实对谁都一无裨益的帝王将相、豪门望族的掌故轶闻

呀。”我接言道：“老丈，从您这神情谈吐看来，显然您老人家是位见多识广的人。您眼下若有便，就请给我讲讲在这荒山沟里住过的那两家人的故事吧。请相信，即使心地早被世俗的偏见败坏得不堪收拾的人，也是乐于听人讲讲大自然和美德能给人什么样的幸福的。”于是老人以手抚额，仿佛追忆纷沓的往事；过了片刻，他便对我讲了下面的故事：

话说一七二六年，有位姓德·拉·杜尔的诺曼底青年，由于在法国求职无着，又没有得到家里的资助，决定漂洋过海来此地谋生。他是同一位青年女子一起来的，他们俩恩爱相得。原来那女子出身在诺曼底的一个富贵人家，皆因后生不是贵族出身，女家的长辈便反对他们成亲，他俩只好私下结婚，当然就此得不到分文的嫁奁。来到此地之后，他先把妻子暂且安顿在路易港住下，自己又乘船去马达加斯加；他打算去那地方买几名黑奴回来，好及早找块合适的地方建个庄园。他到马达加斯加的时候，正赶上瘴疫肆虐的季节，不久便染病身亡。那地方每年从十月中旬起，高烧不退的时疫足足要流行半年，所以欧洲人一向无法在那里定居。他随身带去的钱财死后也都失散尽了，一般客死异乡的人都免不了落得这样的下场。他那位留居在法兰西岛的妻子，成了寡妇，却早有了身孕。在举目无亲、借贷无门的异乡客地，寡妇的全部家当就只有一名随身的女黑奴。既然她唯一爱过的男人已经去世，她再不愿向别的男人乞怜；身罹不幸反倒增添了她的勇气，她决定带

着女黑奴去找几分地种种，以自食其力。

在这人烟稀少的小岛上，荒地倒有的是，任人随意垦种。她却沒有选择最肥沃的地段，也沒有看中最便于做买卖的区域，偏偏愿意到深山野沟去寻个僻静的所在，过孤独无闻的生活。于是她离开城市，像鸟儿找地方筑窠似的，到这深山坳里来栖隐。大凡有血有肉的生灵都有这样的本能：一旦遭受伤痛，便连忙躲进最偏僻的角落；好似嶙峋的山崖便是抵挡厄运的屏障，唯有宁静的大自然方能抚慰受不幸煎熬的心灵。可是，每当我们温饱难全时从不将我们弃置不顾的上帝，却另外赏赐给德·拉·杜尔夫人一件纵享荣华富贵也未必能到手的宝贝。这件宝贝就是一位女朋友。

原来，这地方一年前已有位活泼、善良、易动感情的女子搬来居住。那女子名叫玛格丽特，原籍布列塔尼，出生农家，很得父母宠爱；她的日子本可以过得很幸福，可惜她误信了邻近的一个贵族男子的花言巧语。那人起先答应娶她，不料在私欲得逞之后，便狠心地抛弃了她，甚至连她怀着的胎儿，那男子都拒绝供养。玛格丽特只得诀别她出生的村庄，千里迢迢到这殖民地来隐匿她失足的耻辱，因为她在故乡已经丧失了一个穷苦人家的正经姑娘仅有的嫁资——她的贞节。她带着一名借钱买来的上了年纪的黑奴，在这里垦种一小片土地。

德·拉·杜尔夫人跟她的女黑奴来到这里，看见正给孩子喂奶的玛格丽特，顿时惊喜交集，以为遇到了与她身世相同的女人。她三言两语向玛格丽特诉

说了自己的经历和眼前的需要。玛格丽特听罢，肝肠寸断。她不愿枉受夫人的尊敬，更不肯辜负她的信赖，便一五一十供认了自己不慎失足造下的罪孽。她说：“我落到这步田地是罪有应得；可是夫人您……这样的规矩人，竟也如此薄命！”她流着眼泪，把自己的小屋和一片真心献给德·拉·杜尔夫人。德·拉·杜尔夫人见她如此仗义，大受感动；她搂住玛格丽特，说道：“啊！这是天意呀，我的苦难熬出头了，是上帝启迪了您的心灵，让您对我这个萍水相逢的人如此厚爱，我亲生的父母都从没有对我这样仁慈。”

我同玛格丽特本是老相识。虽然我住在长山后面的树林里，离这里有一里^①半地，我却以她的近邻自居。欧洲的城里人，往往仅隔一条街，甚至一堵墙，一家骨肉都能好几年不团聚；可是在这新开发的殖民地，相隔几片树林，甚至几座高山，也都算是近邻。尤其在那个时候，这里同印度的贸易往来还很少，普通的邻居就等于是朋友，而款待陌生人则成了一种义务，一种乐趣。当我听说我的女邻居有了新同伴之后，便过来看望，想尽力给她们帮点忙。我一见德·拉·杜尔夫人，就觉得她挺有人缘；她举止不俗，眉宇间流露出几分忧愁。当时她即将分娩。我对她俩说，山下的这块盆地，大约有二十阿尔邦^②，她们最好平分一下，一来是为孩子们日后的利益着

① 本书所说的“里”，均为法国古里，每一古里约合今制四公里。

② 阿尔邦，法国旧土地面积单位，一个阿尔邦约合今制三十五公亩至五十公亩。

想,更主要是为了不让别人再来安家。她俩就托我主持这件事。我把盆地分成大致相等的两份:一份在盆地的上半部,从蒲葵河发源的那个云遮雾障的崖顶起,到山上能看见的那个险峻的豁口止——那个豁口因为像个炮眼,所以人称“炮眼口”。那一份土地到处是磕磕绊绊的石头和坑坑洼洼的沟坎,简直令人寸步难行;然而有葱茏的树木,汩汩的清泉和潺潺的小溪。另一份土地在盆地的下半部,沿着蒲葵河起,到咱们眼前的这个山口止,——蒲葵河自出山口,便夹山而行,一直流入大海。这一份土地有几大片青草和一块相当平整的耕地,可是不见得比那一份更好些,因为一到雨季,这里便成了一片沼泽,而每逢旱季,地上又硬得好似铁板一块;那时若想挖条沟,非得动用斧子不可。我把两份土地分好之后,请她俩抓阄。结果,上一半土地归德·拉·杜尔夫人,下一半土地归玛格丽特。她俩都挺满意;只是请我不要将她们的住所分开。她们说:“这样我们好朝夕相见,随时说得上话,也可以互相帮助。”不过她们总得有各自的住所呀。玛格丽特的小屋恰好在盆地的中坡,在她自己的地界边上。我就在德·拉·杜尔夫人的地界内,紧挨着那间小屋,又盖了另外一间。这样,两位挚友既成比邻,又都住在自己的地界内。我亲自上山砍树枝编栅栏,又到海边去采蒲葵叶;盖成了这两间小屋,如今屋顶和门窗早已荡然无存,唉!可要勾起我心中的往事这残存的废墟也还嫌太多!无情的岁月能把赫赫帝国的巍巍巨厦转眼间夷为平地,可是对荒山野沟里这两所作为友谊纪念的小屋

倒似乎分外珍惜，让绵绵的遗恨伴我终老！

第二间小屋盖好不久，德·拉·杜尔夫人便分娩了，生下一个女儿。我早先当过玛格丽特的孩子的教父，曾给那男孩取名叫保尔。如今德·拉·杜尔夫人也请我同她的朋友一起商量，给她的女孩子起名字。玛格丽特给女孩子起名叫维吉妮^①，她说：“这孩子将来一定端庄贞节，一定会过上幸福日子，我就是因为不守妇道，才遭遇这样巨大的不幸。”

当德·拉·杜尔夫人能够起床的时候，两家人开始有些收益了。当然我不时去帮忙照顾，但主要是她们的黑奴手脚勤快。玛格丽特的黑奴名叫多敏格，是约洛夫种族的黑人，虽说上了年纪，身板倒还硬朗。他不分彼此地耕种两家的土地，还觉得这是天下最肥沃的土地呢。他因地制宜种上不同的庄稼：贫瘠的地段，他种黍子和玉米；土质好一点的地方，他种几垅小麦；低洼的涝地，他种稻子；山崖下面，他种上爱爬藤的冬瓜、西葫芦、黄瓜；干旱地带，他种白薯，长成之后味道很甜；他还在高坡种棉花，在肥力最足的地方种甘蔗，在山岗上种咖啡，那咖啡颗粒虽小，香味却很浓；他在河边和房前屋后种了一排排香蕉树，一年四季树上香蕉串串，树下绿荫幽幽；最后，他还栽了几株烟草，收割之后供他自己和两位女东家抽来解闷儿。他上山砍柴，把园地里东一块西一堆的石头凿碎，铺路平地。所有这些活计，他干得很勤快很麻利，因为他对于劳动有种发自内

① 维吉妮(Viginie)：词源为贞节(Vinginité)。

心的热忱。他对玛格丽特固然忠心耿耿，对德·拉·杜尔夫人也是一片赤诚。维吉妮出生之后，他就同德·拉·杜尔夫人的女黑奴成了亲。他非常疼爱妻子。那女奴名叫玛丽，生在马达加斯加，从小就学会了那地方的手艺活，尤其善于用树林里生长的野草编制篮筐和织造非洲土人的围腰。她心灵手巧，爱干净，心地厚道。她管做饭和喂鸡，还时而把园地里出产的少数剩余产品送到路易港去变卖。除此之外，这两家人还养了两只母山羊供孩子们喝奶，养了一条大狗夜间看家护院。我这么一说，你对她们两家的经营收入，总可有个大致的了解了吧。

至于情同手足的两位女主人，她们则天天起早摸黑地纺线，这项出息，也足够供两家人的衣着所需了；不过她们不像外面有些人家那么讲究和宽裕。她们在家时成天光着脚板，要等星期天一早去柚林教堂做礼拜的时候才舍得穿鞋。其实去柚林教堂比去路易港要远得多，可她们却难得进城，因为她们穿的是孟加拉蓝色粗麻布做的衣裳，那身打扮跟人家的奴仆差不多，她们怕城里人见了耻笑。虽说人言可畏，但比起家里过得称心，毕竟算不了什么。她们在外面固然感到窘困，回到家里却更觉愉快。玛丽和多敏格从高处一见到她们从教堂那边回家来了，连忙下山去搀扶她们。她们从两个仆人的眼神里，看出他俩见到女主人时由衷的欢喜。走进家门，她们看到处处干净整洁，感到自由自在，这里有她们用汗水挣来的财物，有对她们衷心爱戴的忠仆。共同的需要使她俩相依为命，她们遭受过几乎相同的痛

苦，她们用“朋友”、“同伴”、“姐妹”这类亲热的称呼来称呼对方，她们俩只有一个心眼，一个利益，一张饭桌。她们事事休戚与共。每当比友谊更为炽烈的旧情在她们的心头死灰复燃时，便有一种靠贞洁的品行支撑起来的纯洁信仰把她们引进另一个境界，好比一团火在尘世耗尽了燃料之后，袅袅升华到崇高的碧天。

大自然赋予她们的职责更增添了她们这个小天地的幸福。她们的孩子，都是一场不得善终的爱情的产物，一见到孩子，她们彼此的友谊更加深几分。她们总喜欢把孩子放在同一个水池里洗澡，同一张摇篮里睡觉。她们经常交换着给孩子喂奶。德·拉·杜尔夫人说：“朋友，这样你我都有两个孩子，孩子也都有两个妈妈了。”好比同一品种的两株树上的两根新枝，一场狂风暴雨把两棵树摧折，新枝脱离了母树，落到另一棵树身上继续成长，后来结出的果子倒格外香甜；同样，这两个失去了其他一切亲属的孩子，由两位结成生死之交的母亲交换喂奶，结果他们心中积聚的感情，比一般母亲和孩子、兄弟姐妹之间的感情，更为亲密。他们还在摇篮里的时候，两位母亲就说日后把他俩配成夫妻，母亲们本想借孩子们美满婚姻的远景来安慰她们自身的不幸，却往往说着说着不禁潸然泪下；这一位想起了自己的不幸皆因为不慎失足，那一位却自叹蒙受门第观念的荼毒；一个是由于高攀，一个却由于低就；可是当她们想到终有一天她们的孩子在这远离欧洲大陆残忍偏见的荒岛，能同时享受到爱的欢乐和平等的幸福，也

就感到了宽慰。

两个孩子事实上早已流露出彼此的眷恋，他们难舍难分的情状，简直无法形容。倘若保尔哼哼唧唧要哭，只须把维吉妮抱到他跟前，便能使他立即破涕为笑，安静下来。要是维吉妮哪儿磕着碰着，别人得听到保尔嚷疼才会知道；可是这可爱的小姑娘连忙假装不疼，免得保尔过分难受。我每次到这里来，总见到这两个摇摇学步的孩子，按当地的风俗光着身子，手拉手地搂在一起，简直像星宿图里的金童玉女^①。甚至晚上都不肯分手，他们在一张摇篮里，脸偎着脸，胸贴着胸，搂着对方的脖子，靠在对方的怀里安睡。

到他们牙牙学语的时候，他们最先学会的称呼是哥哥和妹妹。在两小无猜的幼年，他们虽比后来更为亲昵，却还不知道有比哥哥和妹妹更温柔的称呼。他们受到的教育更增强了他们的友谊，并且使得这种友谊逐渐成为缺一不可的需要。不久，有关日常开支、洗洗涮涮和准备野餐之类事项，都由维吉妮一手操持。她干得很出色，哥哥经常夸奖她，还要亲吻她。这保尔是个成天闲不住的孩子，不是跟多敏格在园子里锄地，便是跟他去树林里砍柴，路上若是见到有什么美丽的鲜花，香甜的野果或者一窝可爱的小鸟，哪怕是在很高的地方，他都要爬上去摘来

① 原文直译为“黄道十二宫图中的双子座”，该星座在黄道十二宫图中的形象为一对裸体的少年男女（其实在希腊神话中，“双子座”是一对孪生兄弟）；这里采用意译。

送给妹妹。

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见到他俩之中的一个，就准能在附近见到另一个。有一天我从山上下来，老远看见维吉妮撩起裙子的后裾遮在头上挡雨，正从园子那头往小屋这边跑来。我还以为只有她一个人呢，于是赶上前去照应她。走近一看，原来裙子底下还裹着保尔。只见维吉妮挽着保尔的胳膊，用裙子把保尔遮挡得严严实实，两个孩子因为一起在自己发明的这把雨伞下躲雨，笑得正开心呢。在被风雨吹刮得圆圆鼓鼓的裙裾下面，见到这两张迷人的小脸蛋儿，我不禁联想到合抱在同一个蛋壳里的勒达^①的孪生儿女。

保尔和维吉妮的全部学习内容，只是学会如何使对方高兴，怎样互相帮助。此外，他们同当地的白人后裔一样，也都是文盲。他们对历史上的事和外面的事根本不闻不问；他们的求知欲决不涉及到山沟以外的世界。他们以为这个岛的海岸就是天涯；他们不去想象在他们这个小天地之外还另有什么奇妙的东西。他俩彼此的眷恋以及他们身受的母爱是他们心灵活动的全部内容。他们从没有为无用的知识流过一滴眼泪，也从没有被讨厌的说教弄得心烦意乱。他们根本不知道“不得偷盗”的戒律，因为他们家中的一切都是共有的；他们从没有听过“不得暴

^① 希腊神话人物。好色的天帝宙斯变成天鹅勾引了她，使她连生两对蛋生儿。第一对是孪生兄弟卡斯托尔和波吕丢刻斯，后来升天成为“双子星座”；第二对是孪生姐妹海伦和克吕泰涅斯特拉。

饮暴食”的说教，因为家里的粗茶淡饭任他们随意享用；他们更不懂“不得撒谎”的道理，因为他们没有半点真情需要隐瞒。大人也从不曾用“忤逆孩子必遭天罚”的说教吓唬过他们；他们的孝心发自亲身承受的母爱。长辈们也劝他们信奉宗教，不过只讲些启发他们热爱宗教的道理；他们虽没有去教堂作长时间的祈祷，可是他们在家也罢，在园地里也罢，在树林里也罢，走到哪里，都向苍天伸出纯洁的小手，奉献上一片爱戴尊长的孝心。

他们的童年就是这样度过的，好比灿烂的曙光预告晴朗的白天。他们已经同母亲们一起分担家务了。公鸡才啼叫，维吉妮就起床到附近的泉边去汲水，回家张罗早饭。随后，当山谷四周的崖顶被朝阳镀上一层金光时，玛格丽特便领着儿子到德·拉·杜尔夫人的小屋来了，于是他们一起做祈祷，一起吃早饭。他们经常在香蕉树下的草坪上早餐，那些香蕉树为他们提供了营养丰富的食品；盘中现成的佳肴，以宽大光洁的树叶，供他们当餐巾。卫生而营养丰富的食品使两个孩子的身体发育得很快；温柔亲切的家庭教育使他们内心的纯洁和精神的满足从容貌上焕发出来。维吉妮年方十二，身材却已经接近发育成熟；柔长的金发覆盖在头上，蓝蓝的眼珠和鲜红的嘴唇光艳照人，把她俊俏的脸蛋衬托得越发妩媚。她一开口说话，眼睛和嘴唇便相应地带出笑容；她沉默的时候，那自然而然仰望苍天的神态，又使她的眼睛和嘴唇更加充满灵性，甚至还稍含几分忧伤。保尔呢，正是青春焕发的少年，具有越来越明显的男子

气概。他比维吉妮的身材要魁梧些，皮色更深些，鼻子更挺些；他那双乌黑的眼睛，多亏周围有浓密的长睫毛遮挡，才显得脉脉含情，不然的话，炯炯的目光就会过于英气逼人。他虽说总闲不住，可是一见妹妹，便顿时变得文质彬彬，走过去坐到她的身旁。他们吃饭的时候，常常是不言不语。看到他俩默默相对，一派天真的神态，真叫人以为眼前是两尊尼俄柏^①的子女的大理石塑像呢；可是，看到他们目光不时相遇，彼此以更甜蜜的微笑回报对方的微笑，又会把他俩当成一对无忧无虑，天生相亲相爱的小天使；他们用不着通过思想来表达感情，更无需以语言来诉说友谊。

然而，德·拉·杜尔夫人眼看女儿出落得亭亭玉立，慈爱的心头却增添了忧虑。有一次她对我说：“维吉妮没有分文家产，我若一死，她可如何是好？”

德·拉·杜尔夫人在法国还有一位姑母，老太太出身贵族，很有钱，如今已经年迈，对宗教十分迷信。当初德·拉·杜尔夫人出嫁的时候，姑母狠心地拒绝给新婚夫妇分文资助，德·拉·杜尔夫人气得下定决心：今后哪怕走投无路，也决不再求她帮助。后来为了女儿，她顾不得面子，竟写信给姑母，说丈夫已不幸亡故，她生下了遗腹女，拖家带口在这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处境十分狼狈。信发出之后，好比石沉大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忒拜国的王后，生有七子七女，因嘲笑女神勒托仅生一子一女，女神便怒遣自己的儿子阿波罗把她的七子七女全部杀死，尼俄柏悲极而疯，化作岩石。